

泥土生发出的话语。
红高粱,火热的话。泥土中的地瓜,含蓄、暗示的话。水下莲藕,深情的话。麦芒,针锋相对的话。玉米,字字珠玑。风中柳树,挑逗。五月桃树,献媚。一地荆棘,讽刺。竹影隐逸,清淡。水涓芦苇,梦呓……

隔一座山、一条河,土话都会随植物面貌的迁移而嬗变,像淮南的橘子树深夜涉河,在北岸登陆后,突变成枳子树,淮南话一夜间突变成淮北话。

《楚辞》与《诗经》,先秦时代南方与北方的两种土话。前者绚丽艳异、语句参差,后者端庄思无邪,一概与长江、黄河两大流域风物相洽和。

在什么山上唱什么歌,去什么水边听什么曲。

在中原,豫剧也叫“梆子”,有一只枣木梆子,梆梆梆裂帛碎玉般,迫使剧中人,与鼓、锣、板胡,一同说出激情和秘密。豫剧,宜演绎侠义恩仇、沙场征伐。南方剧种是细语、低语、缠绵语,宜表达春闺幽梦、离愁别绪。在沪剧、昆曲、黄梅戏中,如何能容得下一只枣木梆子去撕心裂肺地叫嚣?

中原土话像豫剧,直、硬、陡峭、冷峻,似乎有一只枣木梆子在寂静中敲打。即便抒情,“俺稀罕你”,这几个字也咬牙切齿、卷沙扬尘,比“我爱你”,更能让那一个“你”头晕目眩。显然,中原土话宜于辩论、审讯、劝降、将军传令,有一种毫不妥协的霸气;也宜于谈情说爱,像辩论、审讯、劝降、将军传令一样,让那一个“你”,瞬间沦陷。

偶尔古雅诙谐,中原土话也能流露出别样柔情——



土话 汗漫

“花婶”,花一般的婶婶,父辈中排行最小的那位叔叔的妻子;“满月”,小孩出生一个月,如一轮圆满月亮,让整个家族亮堂堂;“暮思雨”,细雨,一个乡村书生在暮色中思考人间大事,会引发一场绵绵细雨;“天擦黑”,天空被油漆匠擦上一层黑,傍晚了;“露头青”,一个像冬日里的青头萝卜突破地皮、张扬自我的家伙;“沾弦”,手指沾着琴弦,有声,行;反之,“不沾弦”,无声,不行;“黎记”,像夜色和大雾萦绕村庄和大地,深深记想着村庄里的某一人、大地上的某一事;“日头”,红日如头颅,在肩膀般的地平线上喷薄而出;“脚回来”,一个人的整个身体也就回来了——

一个还乡者,学生、民工、商人、士兵、艺术家或官员,在故乡晃荡,被长辈热情招呼:“娃啊,啥时候脚回来了?”还乡者若用半文半白的腔调回答:“我昨晚回来的。”就会被指认成背弃乡土的逆子,遭讥讽:“嗷,你坐着碗回来的,我还以为你坐着锅回来的呢!”在中原,“昨晚”一词对应的土话,是“夜尔黑”——“夜色使你黑了”,言语中有具体的场景和怜惜。

在北宋,中原土话是官方语言。宋徽宗坐在汴梁龙亭里,对太监说:“给俺整二斤油馍尝尝(给我炸二斤油条吃吃)。”传令者便次第高叫:“整——二斤——油馍——尝尝——”回肠荡气,响遏行云。那时候,中原土话的地位,类似于当下的北京腔,有非凡感。汴梁以外地域

均被称为“外省”。天南海北的诗人,都图谋在汴梁文学界有一把椅子、一杯热茶。比如苏洵,带着苏轼和苏辙,自巴蜀穿州越府而来,揣摩中原土话的韵律与美感,果然就在唐宋八大家中占据三席。

宋江不写文章,入汴梁,对李师师进行公关,用蹩脚的中原土话献媚讨好。在张择端的工笔长卷《清明上河图》内,某酒楼,似乎有宋江学汴梁人的样子,蹲在椅子上与人划拳,酒令铿锵:“一匹马呀,哥俩好呀,三桃园呀,四季财呀,五魁首呀,六六顺呀,七仙女呀,八抬轿呀,九重天呀,十杆枪呀……”

南宋后,汴梁士族文人流落民间,书面语流落于口语,凡夫俗子田间炕头的土话,也得以滋润、更新。但中原声腔的时代影响力式微。囚牢里,岳飞念诵《满江红》,一字一顿空悲切。西湖边,暖风阵阵熏得游人醉,吴侬软语流行。南渡者的后世子孙,偶尔唱豫剧,喉咙一梗,心口一痛,收起板胡与锣鼓,静静看长空雁北飞。当下,吴越一带方言,偶尔有中原土话夹杂、闪烁,像岳飞墓,夹杂闪烁于栖霞岭的山色湖光。

如今,背着水杯这种水井模型离开故乡,中原少年踏上火车或飞机,就开始学普通话,准备去与异乡人谈判、交涉、谈情说爱、争权夺利。也操练充满优越感的京腔、沪语、粤音,试图隐匿小地方人的来历和背景。甚至操练英语、法语、德语、坦桑尼亚语,加大刷牙的密度和力度,遮盖话语乡土气息。直到疼痛难忍时喊一声“俺的娘啊”,才把内心最深处的悲伤,一泻而出。

土话如土,藏魂葬骨。

一盆多肉 周向阳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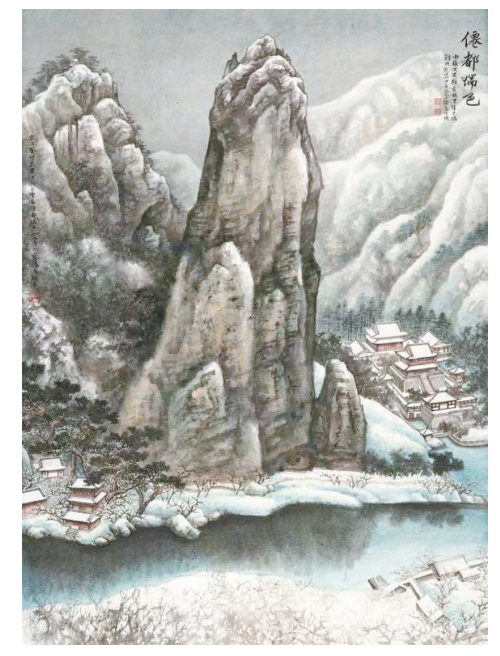
很多人都喜欢养点盆栽植物,一来亲近自然,二来美化环境。我的办公桌上就养了一盆多肉植物,原先不晓得叫什么名字,后来在“形色”上查了一下,才知道是霜之朝,一个来自北美洲墨西哥的品种,性情耐旱,不耐寒,适应力较强。已经不记得是何时栽种它的,印象中差不多快有三年了。每天一进办公室我就

能看到它,熟视无睹了就没太在意它的点滴变化。我对侍弄花草一窍不通,也没多大兴趣,因此平时对它鲜有照顾,偶尔想起来才浇点水。刚开始我对能不能养活它不太有信心,但没想到它一直活着,还活得不错,从最初的不到10厘米,到现在差不多有50多厘米了。每次看到它,都会让人不由自主地感叹生命的顽强。

它的头部长得像一个个开放的花蕊,原先是一个头,不知什么时候又冒出第二个头来,两个头竞相生长,每个头的后面还有差不多十对错位且不对称的叶片。它的叶片比较肥厚,茎秆不很粗壮,看上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



仙都瑞色(纸本设色) 汤哲明

山本无忧,因风白头。水本无忧,由风起皱。近几年来,沪上一批新作品频频亮相。海派文艺自海派文学始,源头是艺术家们对这个都市乡土的眷恋和热爱。本文篇幅所限,仅以舞台剧为例。

杂技《天山雪》历三年打磨,成为继《战上海》之后的又一部优品。以2017年上海新疆联袂获得国际业界大奖为背景,反映了新中国成立以来不同时期援疆润疆的丰硕成果:有359旅人疆、支边屯垦、中巴公路建设,还有杂技演员继承父辈“生而为鹰,迎风翱翔”的意志。达瓦孜族传统的走钢丝和海派秋千飞人的组合惊艳出场,千年龟兹胡杨林和百年白玉兰的奇妙链接,互相成就相得益彰。杂技玩的是心跳,而海派杂技在《战上海》中体现的是血色浪漫。《天山雪》则是随着两代人的故事铺开,杂技的技巧各种炫技,令观众不断发出一次次惊呼。故事的完整性和惊险的技巧性完美结合,从《时空之旅》的不断升级和新作

品迭出,这就是海派杂技的传承和创新。海派文化就是这个城市品格的核心要义:开放、包容、创新。昆曲《牡丹亭》全本55折,两天8小时连轴转。一群平均32岁的昆曲演员由资深编导引领着,认认真真让你感受600年前的昆曲400年前的汤显祖的《牡丹亭》是被青春撞了一下腰。

“不到园林,怎知春色如许?”“良辰美景奈何天,不在梅边在柳边”。蓦然想起,幼时首次捧读这本书入迷。有位父辈好友施群伯伯是地下党里的文化人,他不相信我这个三年级小学生能看懂这本书,就逗我讲故事情节。他的承诺是,如果我能大致答对了人物关系和结局,等我成年后送我汤显祖全集。当时,我以无知无畏的勇气去读去猜居然粗粗蒙对了。几十年过去了,伯伯因动乱年代虽未践诺也早已仙逝。如今,在观众席里细细领略这

海风自带涛声来

陈东

部巨著的愁滋味,慢慢悟出原作者反讽古时候婚姻传统的道理:功名利禄梦一场,不及爱如潮水一场梦。在全国9家昆团中,唯有上海昆团有能力和魄力来排演这台全本戏,基础是有国宝级艺术家老师群体在为青春版把场站台。1999年上中下35折《牡丹亭》是昆曲名家主演,2007年的四场《长生殿》那可是总书记都观赏过的。京昆走进校园后,由上昆名家指导同济大学的学生版《长生殿》获得了去年全国大学生戏剧节的大奖。一字三腔,一句三叹。海派昆曲传承有序、守正创新。

上海芭蕾舞团新创舞剧《歌剧魅影》是根据原著小说里歌剧院故事改编,从编舞到作曲舞美指挥都是英国艺术家,包装了中国舞蹈家。男女主演不着一语丝丝入扣,爱如潮水波波入心。地牢里的魅影、克里斯汀、拉乌尔三人

走,人人会。有人走东走西,有人走南闯北。喜欢走的人,大都活得性情开朗、豁达自在。管你这边走、那边走,只为寻花问柳,还是东边走、西边走,功名梦寐以求。反正,走与不走、走多走少,对于人生价值,是有影响作用的。至于多大,要看怎么走。纵然走遍天涯海角、走到天荒地老,也许也未必明白,何为“走秀”。

我是走进了一场太太闺蜜们的晚餐聚会,阴差阳错,才被推上了2024“上海时装周”JUDYHUA时装的走秀舞台。设计师华娟,人如其名,秀外慧中明眸皓齿,快人快语,说我:头小腿长腰杆硬、眼神有力“架子大”,适合当她的时装走秀嘉宾。走了大半辈子,从未想过要走T台的我,是走?还是不走?走吧,有点难为情;不走,为实情为难。

耀眼的灯光、悦耳的音响、众人的仰望、孤单的走场。看似一伙人在走,其实各走各的。有序但无助,群行却独走。走,是人的所有体能和智能中,最不需要考核和认证的本事。只要会走,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。走,是可以走出英雄气概,走出腔调的。当然,走卒走狗,也是走。

走为上策,一走了之。说走就走,没那么容易。模特儿,那是一份职业、一个行当。隔行如隔山,岂可等闲视之、鄙夷造次。T台,有T台的规矩;走秀,有走秀的规范。时装,是走秀。人生,难道不是?!读万卷书、走万里路,未必能够走到成功、走进幸福人生。到底是没走好,还是没秀好?讲不清楚。唯一明白的,总有一天会盖棺定论的,还是那句:一路走好。

一要好奇,二要敬畏,三要挑战——我的“老后三心”,被重启激活了。“红军不怕远征难,万水千山只等闲”——伟大,是走出来的。走,我先走它十万步再说。加大步幅,加倍征程。拉单杠、俯卧撑,天天只求增肌塑形,日日把马路当T台,意念“走秀”——抬头挺胸、目空一切。管它呢,只要自己不尴尬,尴尬的是别人。没必要“邯郸学步、东施效颦”般

模仿猫步,也不可“高冷孤傲、眼中无人”地一意孤行、盲目自信。走秀,你若随便便走过场,自有下场。你若认真用心,步步是道场。要走,就要走出我的走秀感、我的精气神。

说到走,不得不提起我的发小陈哲文,小名阿文。天生的小儿麻痹症,不会走。小时候,从我俩居住的复旦四舍,到国权路邯郸路口的复旦附小,不足三百米。我一溜烟小跑,两分钟准能赶到学校不迟到。拄着拐杖的阿文,穿着脚镣股带钢架支撑的厚重皮靴,双臂一拐一仗、双腿一荡一拖地走,上学的路,何等艰苦漫长。从不逃课的他,刚毅乐观、刻苦好学。小学里,会装半导体收音机;中学时九寸黑白电视机,不在话下。要是现在,考大学,对他来说易如反掌。但在当时,残疾人的标签,只能放弃。当过复旦图书馆资料员,站过附中讲台,不甘心、不服输的他,顽强地“站”起来,办起了英语家教。翻译劳伦斯原著、出书攻略教材,经他辅导考托福,合格率近乎百分百——可谓名闻遐迩,桃李满天下。股市行情、投资理财,他足不出户,了如指掌。不行而知,不见而明。购房买车、娶妻生女。送女儿进交大又赴美留学,尽孝九十老母同吃同住,加之贤内助勤俭持家,日子过得活色生香。我曾介绍过一位财界大佬与他见面,仅仅一席谈话,聊得人家坐立不安:怎么在阿文身上

看不出半点残疾相?反观自己,倒是觉得残缺不堪狼狈不堪。谁说,阿文不会走?走,是为了遇见更好的自己;走秀,是为了体现更好的人生。不去认真走秀,哪来人生锦绣。走秀与人生,偶合天成、浑然一体。从复旦课堂走进电视台,又从主持台走到乒乓台,再从乒乓台走上时装T台……一路走,不外乎两件事:做事与做人。做事,要做就要做到最好,目空一切;做人,常怀感恩感谢之心,眼中有人。走秀即人生,人生如走秀。一次不期而遇的走秀,居然把人生必经之路走通了。既然如此,何不潇洒走一回——目空一切、眼中有人!



吴四海



夜光杯

也能从中悟出些许道理。我一直好奇它生长的营养是从哪里来的,就那么一丁点稀薄的土壤,而自来水中本来就没有什么营养,但它竟然支撑了数年,似乎还能够坚毅地继续生长下去。它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脆弱,给它一点阳光、空气、土壤和水,就能绽放绚丽的生命。由此,我联想到它们在自然界的邻居们,那些沙漠里的胡杨、芦荟、仙人掌、风滚草,有的耐寒,有的耐高温,有的耐旱,有的耐贫瘠,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,它们进化出了适应环境的独特能力,宣示着生命的力量。看到这些能在极端气候条件下顽强生长的植物,我们内心总会受到震撼,忍不住去礼赞它们。其实我们所认为的恶劣环境,也许恰恰就是它们最适宜、最喜欢的条件,一个物种能在特殊的环境下繁衍生存一定有它存在的底层逻辑,这就是生命的原色。佛说:“一花一世界,一树一菩提”,宇宙间的奥秘,不过在一朵寻常的花中。

十日谈

我看上海文化品牌 责编:朱光 吴南瑶

使民乐成为上海文化品牌中一张独具特色的名片,从传承和创新两个方面出发。